

## 佛教與台灣社會論壇（三）

# 佛教與社會

## ——緬甸與台灣的比較

林端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

### 前言

之前我已提及《佛教與社會》一書在科際整合的啟示與貢獻，接下來是探討史拜羅（Spiro）研究緬甸佛教與社會之間的關係，由此來比較緬甸與台灣佛教的不同。

我自己的想像就如悟因法師所提的，他看到這本書，馬上就會想起在台灣佛教和台灣社會之間的交互關係是什麼？我們社會學有個說法——就是社會學雖然是分析別人或分析人際關係，但其實社會學常常是想要同時瞭解自己，意思是當你將一本好書看完以後，其實同時也在瞭解自己或自己所處的社會。我想這本書也一樣，我理解緬甸佛教和緬甸社會之間的交互關係之後，回過頭來想像或是思考台灣佛教和台灣社會之間的交互關係，我想這樣看起來好像會更清楚。

別人的宗教和社會關係像一面鏡子，反過來映照我們自己的宗教和社會之間的關係。有時候我們會批評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，有西方中心主義或不公平的地方，可是有時你去看他們的時

候，或是透過別人的眼睛看你自己時，說不定會更清楚，因為我們常常是人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，就不太理解自己所立處的社會裡面，宗教與社會之間的交互關係。

這次很感謝香光尼僧團提供這樣的機會，讓我們回過頭來去思考，究竟台灣佛教與台灣社會是怎麼樣的交互關係。過去非常多的佛教學者、人類學家、社會學家、宗教學家，也都或多或少研究過這樣的議題，可是分析的都比較支離破碎，如特定的分析慈濟，還有部分研究香光尼僧團、佛光山、法鼓山，或是新興佛教的，比較沒有全貌性的。Spiro 基本上是一個比較全貌性的討論，雖然他的樣本是一個很小的五百人的一個農村，但是他一直希望透過很多資料，將這五百人的田野研究和一個比較寬廣、宏觀的緬甸世界，建立一個有機的連繫。

### 一、小乘佛教／大乘佛教

透過他這樣的一個對襯，我第一個想到的



是，為什麼書中的比丘看起來那麼高傲，看起來有那麼多缺點，或是那麼自私，不愛世人。第一個比較明顯的差別，是在於他基本上自我證道的，是比較南傳小乘的，自求解脫是第一要務；濟世救人、自度度人並不是他的主要要務。所以，由涅槃佛教轉成業力佛教時，或者所謂消災佛教時，基本上俗家眾或者居士的地位，就相對的被貶低了。意思是小乘佛教的居士眾或在家眾或俗眾的地位相對於比丘眾，基本上會比大乘佛教低，這個是一個社會學意義的問題，因為教義基本上就鼓勵比丘自求解脫，不是求菩薩。可是大乘佛教是必須自度度人，教義內部本身就要求僧俗或者出家眾和在家眾之間，要建立一定的穩固的倫理關係。在小乘，這個倫理關係不會比他自求拯救重要；但是在大乘佛教教義內，這個僧俗之間的倫理關係，基本上是他自求解脫的一個很重要的途徑。所以，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南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差異，就會使得台灣的佛教傳統，不管是二次戰後大陸傳來的或是清朝日據時代留下來的，基本上都比較是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一個傳統。相對來說，我們的僧俗關係就比較重要，在家眾或者居士眾在佛教信仰的僧團裡面，就有一個相對比較重的地位。這是我覺得兩個社會要對比的時候，第一個可以從教義上來對比。

## 二、比丘獨尊／比丘尼與比丘共治

第二個也相當重要。我們今天可以在這個場合，比丘尼比比丘多，或比丘尼更重要的場合來進行這樣的討論，是因為北傳佛教、漢傳佛教提供一個可能性，不只是男性可以出家，而且女性也可以出家，甚至我們觀察戰後的台灣佛教發展

來講，是比丘尼與比丘共治。這是一個客氣的說法，實際上有學者更強調，百分之八十的天下是比丘尼打下來的，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去做實證調查，所以我只能描述性的寫：台灣的佛教團體，是一個比丘尼與比丘共治的一個佛教制度。這個是來自於北傳或漢傳佛教，有提供女性出家的可能性，雖然有八敬法，或是一些先天傳統的客觀限制，但是它還是有這個可能性。

我們先簡單描述一下，在緬甸被看成比丘獨尊，而且女性毫無出家的可能性，甚至剛剛悟因法師提到緬甸的軍政府一直到今天也嚴禁女性出家，甚至把女性出家眾關到監牢裡去。所以，變成政治和宗教結合起來歧視女性，使得佛教女性主義在緬甸幾乎是不可能的。而我們今天在台灣佛教女性主義，在座有非常多成功的例子，這個可以看出是和社會情境不同有關。教義的不同，引起僧伽制度的不同，再加上外在社會環境的不同，使得僧伽的結構，會形成在緬甸是比丘獨尊，而在台灣是比丘尼扮演的角色甚至比比丘還來得更重要。這樣的一個情形，我想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種狀況，今天中國大陸沒有這樣的狀況，香港也好像沒有較明顯的狀況。何以華人社會裡面，台灣有這樣明顯的例子？這個在座各位也許可以集思廣益想一想，究竟台灣社會有怎樣的特性，會使得比丘尼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。

## 三、三種佛教並存／多元的佛教與其他宗教同在

作者提到緬甸是涅槃佛教、業力佛教和消災佛教，還有一個秘術佛教（這個是比較少）。大體來講有三種佛教是並存的，信仰者其實都意識



到這三種的存在，他們其實是在這三種佛教裡面遊走，並不是說這三種佛教是各自獨立的，事實上它是在緬甸人的世界觀、宗教觀。而台灣比較不一樣，台灣是一個多元宗教的地方，有時我用宗教奇蹟來形容台灣的宗教現象，因為不只佛教是多元的，還有各種不同的宗教也是多元的。現在台灣的佛教除了漢傳比較正統的，我常常稱為文化佛教以外，又有藏傳佛教、新興佛教，還有以前齋堂傳統的在家佛教，以及像龍山寺佛道混合的民間佛教，顯宗、密宗都很多。所以，台灣佛教是非常多元的。當然現在可以看出比較正統的、文化義比較強的佛教，愈來愈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但是不可忽視的是，在家佛教、民間佛教、新興佛教還是在台灣多元的佛教裡面並存著。再擴大來講，緬甸主要是一個佛教國家，而台灣卻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，如昭慧法師說百分之三十五的比例是正確的話，那還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其他宗教。可是事實上我們社會學家還是會懷疑那個數字，因為最主要這與漢人宗教的特性是有關的，常常是多元的，是一種融合主義，綜攝主義，他可能認為自己是佛教徒，但是他也會去道教的宮廟和民間宗教的道場。所以，嚴格意義的佛教徒到底多少，說實在我們不知道，比基督徒多很多，但是多到什麼程度，說實在的還不太確定，這個就涉及到第四點和第五點。

#### 四、佛教：唯一的大傳統／儒釋道：三分的大傳統中，儒家影響大

這點我們注意到，緬甸佛教是唯一的大傳統，而台灣漢人的社會裡面，基本上還是儒、道、釋三家，有三個大傳統。這三個大傳統裡面，一

直到今天，我覺得儒家的影響並不小，甚至像楊惠南老師他也覺得現在人間佛教的發展，由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到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，到現在非常多的相關的運動，是有點佛教儒家化的影響。當然在座法師也許不一定會同意，但是在這裡面起碼碰到的大傳統，不只是佛教的大傳統，而是一個比較複雜、比較多元的，而三教又既異且同，就是它裡面有不一樣的地方，但是有一些在過去兩千年的過程裡，又有逐漸融合的地方。例如盧蕙馨老師提到，證嚴法師的靜思語錄，事實上我的小孩上小學的時候，他的聯絡簿就充滿了靜思語錄，家長也要寫意見，所以我等於也看過靜思語錄，而我自己是研究儒家的，我會覺得那裡面其實充滿了非常多儒家的觀點。所以，事實上靜思語錄是不是純佛家的，我覺得也有可能它也是一種儒、道、釋綜合的一種結果，這是我自己的解讀。可是這個可以反襯出台灣佛教界的很多影響，甚至我們有個說法，台灣儒家的復興要靠佛教界。事實上非常多的佛教界，包括華梵大學有舉辦儒、佛會通的研討會，所以現在很多提倡儒家思想的，其實是在佛教界裡面，這個很奇怪，但是有這個層面。為什麼會這樣做呢？起碼他們覺得彼此之間是親近，才會做這樣的事情。所以，這是緬甸是唯一的傳統和我們多元的大傳統的比較。

#### 五、在三種佛教中徘徊／在不同宗教間「游宗」，綜攝主義 (syncretism)

也就是因為台灣宗教是多元的，鄭志明老師就有一個「游宗」的觀念，他說台灣人常常在不同的宗教裡游來游去，初一拜這個，初二拜那個，



初三拜那個，有時也會去教堂一下。意思是說他們不太認為這些神明會打架、彼此之間是互斥的，因為這是一種綜攝主義、融合主義的一個立場，這不是一種像猶太基督宗教那種比較一神論的，相對來說比較維持一種唯一信仰的。台灣的漢人事實上信仰是比較多元性的，而且多重認同，這也是我們說佛教徒百分之三十五這個數字到底是否正確，因為它多重認同的結果，可能會和別的宗教重疊。所以，我們信徒的比例，在台灣都很難算出來。有外國學者向我拿統計表，我都把內政部民政司統計的表給他，但是我都加一個這是只能參考的表，因為永遠無法計算出很精確的，我們的宗教之間不是互斥的，信仰者也不將宗教之間以互斥來看待。

## 六、佛教作為依變項

### 1. 農村佛教／都市佛教

貼緊著 Spiro 的分析角度去思考，我畫一個斜線，意思是說左邊是緬甸的狀況，右邊是台灣的狀況。作者所觀察緬甸社會的當時，是一個農村佛教為主的狀況，他分析的那個村落，還有整個緬甸是一個農業社會的狀態。相對來說，為什麼台灣的都市道場是一個必須關注且又非常重要的議題？我知道很多佛教的雜誌，都有討論到都市道場的問題。就是因為台灣佛教隨著台灣都市化的過程，逐漸由過去數十年的鄉村佛教，變成都市的佛教。我們今天可以在這個道場裡一起來共襄盛舉，討論這個問題，也就是因為都市化的結果。都市變成它主要的活動場所，或是它主要傳播的領域，已經從農村轉移到都市，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性。台灣

佛教如何因應台灣都市化、工業化，人的自主性提高，但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社會的年紀降低了。一個都市的場景，都市叢林的社會，變成是一個佛教所要對應的社會，這和 Spiro 所描繪的農村佛教，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。

### 2. 農村經濟→佛教興盛／經濟奇蹟→佛教奇蹟

在緬甸可以看得出來，農村經濟支撐著佛教的興盛，而台灣過去經濟的奇蹟，也撐起來佛教的奇蹟。就是台灣現在佛教的興盛力量，在整個世界佛教的復興運動裡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但這必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，必須要台灣人過去打拼，有餘錢，有剩餘的人力、物力，然後從經濟部門逐漸轉到宗教部門，而且大量貫注在宗教部門裡的佛教領域，就促成非常蓬勃的一個佛教奇蹟的現象。我覺得這不是偶然的，這和台灣經濟奇蹟是有關聯性的。

### 3. 出家眾教育平庸／出家眾有一定教育水準

佛教作為依變項，就是台灣社會對佛教的一些影響，有一點是在於台灣後來雖然教改，最近十年有一定的紛亂，但大體來講，隨著經濟奇蹟之後，台灣過去的教育水準有普遍高度提升，所以使得台灣的出家眾，一般來講有一定的教育水準，而且甚至在社會的平均教育水準之上。而 Spiro 所描繪的緬甸比丘，基本上他的教育被看成是比較平庸的，和他的正式教育來比，他並沒有一個平等的地位。這是兩地教育的一個比較。

### 4. 強勢父權社會→比丘獨尊／弱勢父權社會→僧尼共治

台灣出家眾有一定的教育水準，就會產生作用，推動很多文化上的運動，社會改革運動，對



台灣整體社會，有一定明顯的回饋。至於兩地社會的形態，因為我不是研究緬甸，我推測也許緬甸的父權社會比較強勢，所以男性獨尊的狀況下，會使得比丘獨尊也一起被鼓勵。而台灣我把它解釋成是一個弱勢的父權社會，尤其我們碰到韓國人、日本人，再看看緬甸人，我會覺得台灣的漢人是弱勢的父權社會。譬如在家庭內女性管錢，對很多歐洲人或美國人是很難想像，但在日、韓、緬甸等地來講，不太是這個樣。所以，弱勢的父權社會，起碼還會變成僧尼共治，或甚至比丘尼扮演更重要的角色，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理解和台灣社會特性是有關的。

#### 5. 威權軍政府？／出生率急遽的下降

我在想像現在緬甸是威權軍政府，一定程度還控制著佛教的發展，而我們最大的挑戰，不是政治的挑戰，當然解嚴前政治對佛教的控制是蠻多的，但解嚴之後相對來說，我們已經逐漸發展成一個充分宗教自由的國家。所以，我們最大的挑戰，我覺得是台灣出生率急遽下降，這是一個對台灣佛教界相當大的挑戰。因為兩夫婦只生 1.2 個小孩，中間 0.2 還是外籍新娘的貢獻，所以等於是台灣人兩夫婦只生一個小孩。這種狀況之下，未來比丘尼或比丘的出家眾，他的人員要從何而來，下一代的比丘、比丘尼要從何而來，這變成是一個當務之急，這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。是要 made in Taiwan，還是要從外地引進，從其他華人社會引進，或其他國的人引進？佛教是一個普世的宗教，基本上國族並不是很重要的角色，但這是我們台灣社會必須去思考的。

### 七、佛教作為自變項

#### 1. 佛教是主要國族整合象徵／佛教是跨越族群的整合力量

再來就是佛教影響社會，佛教作為自變項。我們發現緬甸佛教是國族整合的象徵，因為佛教是它的國教。台灣因為沒有國教，但是佛教是一個跨越族群的整合力量。像昭慧法師特別提到，族群的認同與佛教的認同來說，佛教是普世的宗教，它有跨越族群整合力量的一面。

#### 2. 佛教是主要意識形態／佛教是多元的意識形態之一

佛教在緬甸是主要意識形態，在我們這裡佛教是多元的意識形態，也是諸多宗教裡的一種，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種，而且影響力也愈來愈強。

#### 3. 佛教導致非宗教社福之困難／非宗教社福亦受影響

Spiro 也提到社會福利和佛教的布施之間的互斥關係或排擠作用的關係。台灣其實也出現這樣的情況，我也聽過不少社會福利團體對於宗教界，有時是對佛教界的抱怨，他們會覺得在 donation 捐款或是勸募時，宗教界取得的是比較大的一塊餅，而他們分得的是比較小的一塊餅，這是一個台灣人力、物力分配下，宗教性的社會福利和非宗教性的社會福利之間，存在著相互競爭的關係。這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，反而和緬甸比較類似。

#### 4. 佛教自給自足／佛教成為宗教全球化之尖兵

感覺上緬甸的佛教，是比較自給自足的，而台灣佛教是非常活躍的。隨著台灣人向世界各地全球擴張時，佛教也向全世界擴張。台灣宗教的全教化，事實上佛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甚至



很多政府做不到的，佛教界都去做了，很多因為政治因素沒辦法參與的，反而佛教界可以代表台灣出去和人家對話。

## 八、僧/俗關係與倫理：僧為俗之理想自我／僧俗為對稱之互惠（「報」reciprocity）關係

再來八、九、十這三點也是非常重要的，甚至我會認為這部分反而是我們今天台灣佛教的一個經驗研究，不管是社會學、人類學或心理學研究，都是最缺乏的。在昭慧法師的《佛教倫理學》裡面有涉及到一些。這方面起碼我會覺得 Spiro 的描繪非常精彩，譬如他會認為僧為俗之理想自我，就是俗人做不到的，他把僧想像成一個理想自我；相對來說，台灣佛教僧俗之間，比較擁有一種對稱之互惠關係。

我會想像台灣僧尼是俗眾尊重的對象，但是可能沒有到達一個把僧尼想像成理想自我的地步，因為我覺得基本上是一個尊重的對象，位階也是比較高的，彼此之間是比較接近漢人有來有往的一種互惠關係。「報」，reciprocity，也翻譯成互惠。「報」本來是講俗俗關係，就是俗人和俗人之間的關係，但是這裡的僧俗之間，也有點模仿俗俗關係，基本上雖然僧還是上位，但是沒有像緬甸上下位階那麼明顯。台灣的僧俗關係基本上是對稱的，但實際上每一個道場、每一個佛教團體是不太一樣的，需要經驗研究再做進一步說明。

## 九、僧伽關係與倫理：僧伽間的合作與衝突／僧/尼間的合作與衝突

僧伽之間的關係，台灣比較緊張的是在僧尼之間的關係，雖然主要是合作，但是因為八敬法和很多傳統的客觀限制，使得傳統的教義和一個客觀實際的力量之間，產生一個落差。意思是如果現實世界裡，比丘尼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，而舊有的傳統，又比較偏重比丘的時候，這個就變成它的規範面和現實面，產生一個內在的緊張。這種教義和實際的緊張關係，會反映到實際僧尼關係的一種緊張關係。這我也沒有實證研究，但是可以拋出一個想像空間，讓大家來理解。

## 十、僧伽人格特質：依賴、自戀與情感怯懦／謙虛？入世？情感開朗？

第十點也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，因為 Spiro 提到緬甸的比丘有依賴、自戀和情感怯弱的現象，看起來相對來說是有批判的色彩。台灣比丘和比丘尼的特性是比較謙虛的，因為大乘的教義比較入世，情感比較開朗。我看在座的比丘、比丘尼都很開朗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所有台灣比丘、比丘尼的全貌，還是我們需要再進一步去理解。我覺得 Spiro 這樣的一個分析架構，可以提供我們非出家人，去觀察比丘、比丘尼的一個可能的角度，也是一個提供比丘、比丘尼自我反省，或自我想像的一個角度。我想這個角度基本上蠻特別的，但是的確蠻有社會學意義或有社會科學意義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有沒有佛學意義，但是起碼對我來講，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一個課題。

